

參賽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作品名稱	四季輓歌
<p>換季這樣的事情多少沾點喜氣，但若只靠氣溫的變化做計算，多半是等下雪了才驚覺錯過了秋天。因此古人才用各種象徵來做區分：東風解凍，春雷始鳴，都屬這類。於我，神經粗的樹幹似的人，這些象徵也有些必要性。好比我在楓葉落下前不知道冬天來了，在某人的死訊傳來時，我大多是無知無覺。</p> <p>我的祖母在一個炎熱的夏季去世。毫無徵兆的，倒在了老家的一隅，獨居的老人在熱風中掙扎，錯過黃金救援期後斷了氣，夏蟬啾啾，門口的綠植依舊。幾朵甚至探出了花苞。</p> <p>接到消息的我沒有悲痛欲絕，反而想起了我暑期輔導是否能跟葬禮同時進行。冷血到了我自己都不敢置信的地步。我甚至沒有流下一滴眼淚，跟著哭得哀慟的姨媽們乘車回到了雲林。在搖搖晃晃的車程上，我想起了祖父的葬禮。祖父是在我不過七，八歲時去世的，他與祖母不同，惡疾纏身多年，終日病臥在床。因此當時的我並不曉得葬禮的意義，就像是祖父從普通病房轉到了加護病房一般，只是換了個地方躺著。變得越來越難見到罷了。在棺材前我也沒有哭，和周圍肝腸寸斷的人們格格不入。我自覺應該哭，內心卻如同挪威最清澈的那面湖，寧靜而不起漣漪。</p> <p>所有人都被酷暑炙熱的悲傷燒得體無完膚，唯獨我靜靜地待在春日底下凝望晨曦。竊聞著夏蟬鳴鳴。</p> <p>我的血管裡是暖春最刺骨的雪水。</p> <p>我問起了祖母去世的原因，卻沒有人有答案。祖母的一切都很好，姨媽說。她沒有躺在加護病房裡接受鼻胃管的餵食，她沒有醫生長長的醫囑和必須服用的藥物。就在昨天吧，她還在庭院裡散步，聽說你們下個月要回來，就好高興。那一瞬間，遲來的焚風席捲我的全身，血管裡的雪水沸騰至滾燙。我幾乎能夠看到那一幕。我的阿嬤走在庭院裡賞花。她最期待的就是我們回雲林了，比晚上八點的連續劇都要期待得多。電話裡的聲音在聽到我們要回來時會吊得老高，在我們的阻止聲下燒滿桌子的菜。大清早的在門口等著，一通一通的電話問著怎麼還不來呀。終於看到我們時，笑個幾聲要我們脫鞋。食飯啦。我一向是不通台語的，最基礎的幾個字都不認的幾個。食飯啦是我少數會的句子，或許是因為聽了太多次吧。</p> <p>原來思念要從回憶裡找，那時候我才知道要哭。</p> <p>就像古人聽到蟬鳴才知道夏天來了，一個畫面將我從舒適的薰風中硬生生地扯進盛夏。烈日赤裸裸地打在身上，灼傷我的每一寸皮膚。泣不成聲，一個畫面竟然能比棺材，屍體和死凡來的真實。</p> <p>春日已盡。酷暑將至。</p> <p>阿嬤去世的一個月後，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般，我的生活依舊。考試，升學，分</p>	

發，上大學。搬進宿舍。學校的大樓緊臨著醫院，人們在嘖哩咕嚕的說些什麼。人過了70得注意心血管，獨居猝死的老人人數節節攀升，倒下後十分鐘內是黃金救援期.....

他們應該在說這些的，他們理應在說這些的。

宿舍樓的對門就是急診室，救護車的聲音不絕於耳，聲音慢慢淹上來，像是盛夏雷雨的洪水，又像是諾亞方舟的前夕，差別是這次沒有方舟了，水將我肺部的空氣擠乾，灌進我的口鼻，層層疊疊的棺材將我團團地圍繞，我看甚麼都像是再見到祖母的死亡。耳邊救護車的鳴笛聲，校園角落裡閃著紅光的AED，教授口中的死亡案例。我窒息在炙暑的汪洋裡。大雨磅礴，湍流不止，在這樣了無期盼的日子裡，秋日的金風吹了進來，夾著濃厚口音，不甚流暢的國語。

上醫學大學不錯啊，以後給人家看病耶。以後阿嬤都不怕死翹翹。

聲音像箭一樣凌空飛射過來，穿過急診室重重的耳語，插在我的心頭上。

她的墓就在雲林，從台中過去，搭火車不用幾個銅板。我卻從未去過。去了好像就承認阿嬤真的死了，真真切切的過世了。直到過了快一個月，我才敢獨自搭車回老家。

打掃很順利，我還能開上幾個無傷大雅的玩笑。門口的綠葉在這段日子裡過得很是滋潤，祖母去世後總有人間替著來幫忙澆水。不知哪裡聽來的說法，一粒麥子落在地上，死了就是死了。但若是落在土裡，每年它就會順著新芽冒出頭，開出好多花來。

意思是每年開花，它就會再重生一次。

祖母的死以某種怪誕的方式活在我的心中，綠籬又將他們殺死一回。夏天的焚風似乎不那麼灼熱了，夾雜著一絲絲涼意。

盛夏已去，秋日將來。

外公會失智是我們始料未及的。一開始只是遺忘一些遠親的名字，慢慢的不愛出門，近日，連我的名字都叫不出來了。

但他的情況沒有想像中糟糕，至少比我在課本上讀到的末期患者好得多，會自己如廁，自己洗滌。記得我是他的家人，比我那驟然而逝的祖母好上太多，我們有好幾年的時間能夠跟他到別。

他就像一張被洗上太多次的照片，慢慢退去它應有的顏色和光彩。但至少還能看出底片上模糊的輪廓。就算他慢慢的不像我記憶中外公的樣子了。他什麼都在遺忘，唯獨對死亡的恐懼是一點也沒有忘掉。早在失智前幾年，在參加完外公最後一位親人得葬禮後，他最常說的話就是我要死了，連我哥哥都走了，下一個就是我了。正如我曾經經歷的酷暑，他將死亡的影子牢牢地鎖在生活中，差別是我是投射在物品上，他則是將一切都投在自己身上。死亡除了捎來哀傷還順道帶來了恐懼，將原本以為遙不可及分離和失去過於赤裸而血淋淋的擺在他的眼前，在人們的耳邊輕輕地提醒著現在習以為常的生活是可以多麼輕易的毀去。在自己哥哥的葬禮後，外公什麼也不做了，終日將自己鎖在家中，呢喃著恐懼，它充斥了它生活的每一寸生活。

諷刺的是，他這麼封閉自己後沒多久，死亡真正的找上了門。只是它溫柔的讓我外公慢

慢的離開。他的個性一點點的轉變，從原本能幹又精明的老先生，變成了只是不斷喃喃自語的怪老頭。

他原本是這樣的人啊，用拳頭讓我的外婆想要尋死，將我的母親毆打致逃家，但又會在他唯一的女兒生日時，搭著最便宜的客運從南投北上，在五個小時的車程裡小心翼翼地捧著大蛋糕，到達我們家後偷偷的將蛋糕塞進冰箱裡，再一個人悄悄的走，不敢說自己來過，亦不敢多待上幾天。明明也期待著我們回南投，卻連電話都不敢打一個。天天準時在門口等外婆下班回家，卻連對著自己的妻子說想多一點陪伴都說不出口。

這樣的外公，懷抱著崎嶇而複雜的愛的外公，連這些愛都被對死亡的恐懼磨的一點也不剩。他記不得我的名字，遺忘了他過去在日曆上畫個大紅圈的女兒生日，忘記了晚上五點要去巷口等外婆回家，唯獨沒有忘記那句話——「我要死啦」。

外公只剩下一個恐懼的軀殼。我熟悉的阿公拖著腳步慢慢地離去。正如漸漸轉涼的秋日，是冬日的轉折期。我不知道要如何緬懷一個未死的人。我不願去想，我只是一昧地想著，外公的情況比大多數失智症的老人好多了，他還記的自己如廁呢。冬日嗎？還遠著！失智症的病程有三到五年，他才第一年。夏日是疼痛的灼燒，冬日是蕭索的枯寂，我不願面對，亦不想面對，經歷了酷暑後習慣在秋日裡的人，是不敢面對冬日的。

某天，外公和我們全家出門用餐，外公急著要回家，外婆卻還想跟母親聊一會。便將我安排在外公的對面，要我好好鎮住這位趕著回家的老大爺。我試著跟他扯皮，他不應。試著聊他過往的興趣，他不理。最後我拿出了我的殺手鐮：讀書。過去他可在意我考上哪裡了，想要我們回家的話他面皮薄，一句不敢說。但提到念書可就來勁了，就是要把桌巾扯起來充當臉皮也要讓我考醫科。我說，阿公，我上醫學大學啦。在兩個月就要入學了。

他點了點頭，我正要繼續說，他不耐煩地打斷我，臉上每一個細紋都在尖叫著不耐。說我們甚麼時候要回家？那一瞬間，原先那個彘扭的只能拐著彎關心我的外公轟然倒坍，留下的是一個鬧脾氣的孩子。我瞬間領悟到我們已經錯過告別最好的時間了，失智症已經徹徹底底的帶走了我的阿公。我眼前的只是一個耍賴脾氣的孩子，構成阿公的情與愛已經在病痛的侵蝕下隨風而逝，這副軀殼僅僅是我的直系親屬，他因為血緣要叫我孫子，我因為血緣要叫他外公。

我的阿公徹底離開了我，我那漸漸轉涼的秋日轉瞬即逝。

暖秋已逝，嚴寒將至。